《金剛經》講解第三十四

講授：雪歌仁波切 034-20171104 第四座

復習 戊二、名色觀破自在行住

我們講到 B39、A40、B40、A41、B41 的前面一點點，儀軌第 73 頁戊二、名色觀破自在行住。這裏如果按大綱分，就分三段，我們抓重點的話也抓三段。

第一段

首先，第一段從 B39**“復次，善現，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極微塵量等世界，即以如是無數世界色像為量如極微聚。善現，於汝意云何？是極微聚寧為多不？”** A40 善現答言：**“是極微聚甚多，世尊！甚多，善逝！何以故？世尊，若極微聚是實有者，佛不應說爲極微聚。所以者何？如來說極微聚，即爲非聚，故名極微聚。 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世尊，若世界是實有者，即爲一合執，如來說一合執，即爲非執，故名一合執。”** B40 佛言：**“善現，此一合執不可言說，不可戲論，然彼一切愚夫異生強執是法。”** 到這裏是第一個道理

第二段

從**“何以故？善現，若作是言：‘如來宣說我見、有情見、命者見、士夫見、補特伽羅見、意生見、摩納婆見、作者見、受者見。’於汝意云何？如是所說爲正語不？”** A41 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如是所說非爲正語。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我見、有情見、命者見、士夫見、補特切羅見、意生見、摩納婆見、作者見、受者見，即爲非見。故名我見乃至受者見。”** 為第二個道理。

第三段

從第 B41 開始，**“佛告善現：“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應如是見、應如是信解，如是不住法想。何以故？善現，法想法想者，如來說爲非想。是故如來說名法想法想。”** 為第三個道理。

【第一段】我先講一下這個道理。首先第一段，佛利益眾生的時候，面對一個器世間、一個情世間，佛無論面對情、器兩個世間的哪一部分，一點點都不會執著。如果都不執著的話，佛為什麼對眾生開示的時候，說到，比如：你們會投生到什麼地方、什麼世界、變成什麼眾生呢？佛爲什麼對眾生這樣開示呢？佛開示的時候，自己沒有執著，佛不執著因為情世間也好、器世間也好，完全沒有自性。佛為什麼不執著，因為沒有自性！

我們前面講過情、器世間都沒有自性。上次解釋過情、器世間都無自性這點，你們應該記得。先講器世間，後面講情世間。

所以我們上次分段的時候，A40 後面那塊“**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這個是情世間。下面講“**何以故，世尊，**”這兩個結合著講理由，“**若世界是實有者...**”這是情器世間兩個連在一起講的，瞭解了吧。

【器世間】前面 B39“**復次，善現，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極微塵量等世界**”這裏的三千大千世界是指器世間，一直到剛剛講的情世間那裏之前都是器世間。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這個爲什麼是情世間，我們現在要瞭解。因為前面的三千大千世界已經成立了沒有自性，怎麼成立的呢？就是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變成有多少極微，分出多少微塵，所以分的時候就已經沒有自性了，已經把它分出來了。後面極微分到極微也不是極微，所以那個時候講的是前面器世間的三千大千世界，變成沒有自性了，就講完了嘛。最後說：“**故名極微聚**”。不管極微也好，極微聚在一起的器世間的三千大千世界也好，都是唯名言有，這個已經講完了。

【情世間】然後現在開始講這塊。現在這裏講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這個是情世間。

【情器結合】後面“**何以故**”的時候，就講情器世間這兩個結合的三千大千世界，講什麼呢？講他的執著心的因是什麼，或者可以說，佛為什麼以有自性的樣子講，是為了誰講呢？為了眾生內心有一合執那樣的想法才對他們說的。所以我們上次講，執著心的因是一合執。現在如來說，一合執的話，一合執本身有沒有自性？沒有自性，一合執是沒有自性，接著這裏講的“**故名一合執**”。前面情世間也好，器世間也好，都是沒有自性，然後情跟器世間上面有自性的執著心從哪里來的？

一合執來的，所以這個一合執也是沒有自性。所以這裏講到：不可言說、不可戲論。這個一合執是怎麼存在的？就是：它沒有自性！所以找的時候找不到，如果一直問“它在哪里？”回答**“不可言說”**，意思是一直問在哪里的話答不出來。**“不可戲論”**也是一樣的，指不可以分析他。如果是這樣，一合執還是名言有，勝義中沒有。你們看一下藏文，藏文多一句話，就是：“一合執是名言有”，但是，它不可說、不可戲論。所以**“不可言說、不可戲論”**，但它還是名言有的話，在誰的心續中有呢？就是愚夫異生的心續中有。所以到這裏，情器世間連起來說都沒有自性。

【第二段】然後接著說，如果沒有自性的話，那情器世間好像有一個存在的樣子。追的時候卻抓不到，但是這個存在的樣子是為誰說呢？就是為了具備一合執的眾生而說。如果這樣，一合執是不是有自性呢？一合執是沒有自性的，一合執是名言有，找的話找不到它，所以就說：不可說、不可戲論。如果找不到一合執，又是有的話，那在誰的心續中有呢？在凡夫的心續中有。

我們上次講過，解釋一合執的時候，好像“多”的想法也是一合執，“一”的想法也是一合執，怎麼理解一合執呢？一合執的意思是：無尋無找，沒有尋找中看到的；尋找的時候找不到。沒有尋找的時候，好像在那裏。所以這一合執的意思是沒有分析的意思，“一合”指的是：你沒有分析、沒有尋找。所以是一直以沒有尋找的方式來看的。凡夫、眾生都是這樣子，怎麼樣看呢？就是：面對法的時候，他沒有理智，所以他不會尋找，他沒有空正見，所以他沒有理智觀察法的實相。所以他只能處於不觀察當中，只能看，只從這個角度看，那肯定執著了。你都看不到法的實相，你只看到有法的表相，只看這個表相，你百分之百會執著。所以一合執是執著心的因，就這樣解釋。

所以現在雖然情世間、器世間施設義找不到，但是佛一直說有，佛說有是為了配合誰呢？為了配合具備一合執想法的眾生來講的。這時問，一合執本身有沒有自性呢？沒有自性。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自性，情、器兩個三千大千世界都沒有自性，一合執沒有自性。到這裏講的就是這個。

【第三段】然後再來，第三，現在講的沒有自性，重點就是兩個——剛剛前面講的，情、器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自性、一合執沒有自性這兩個。再來是什麼呢？從一合執那邊生出來的我執也沒有自性。這裏藏文沒有“何以故”，但是中文裏有

“何以故”，這個“何以故”搞不清楚有沒有，可能是連接的詞。連接什麼意思呢？意思是：一合執如果沒有自性的話，那從一合執生出來的執著心，有沒有自性呢？這樣連接的關係。所以這裏連接的意思是有，但是中間的“何以故”藏文裏面沒有，義淨法師的翻譯裏面也沒有，鳩摩羅什譯文裏面也沒有。

“善現，若作是言：‘如來宣說我見、有情見、命者見、士夫見、補特伽羅見、意生見、摩納婆見、作者見、受者見。’於汝意云何？如是所說為正語不？”

如來說的這些**“為正語不”**？意思是：如來說的這些內容裏面的薩迦耶見，這些薩迦耶見到底有沒有自性？當然回答沒有自性，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如是所說非為正語。”**最後講到：**“所以者何？如來所說我見、有情見、命者見、士夫見、補特伽羅見、意生見、摩納婆見、作者見、受者見，即為非見，故名我見乃至受者見。”**到這裏講的重點是，這些薩迦耶見沒有自性。從一合執那邊生出來的這些薩迦耶見沒有自性，這是第三，講的沒有自性。

如果分兩段的話，到這裏就是一段。然後下面那個短短的分一段。為什麼呢？因為上面這些講的是，從佛的角度講，比如佛認為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自性，為什麼？佛面對情器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時候，他不會執著，從那裏一直推到現在，他不執著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自性。沒有自性的話，佛為什麼說三千大千世界呢？為誰而說呢？為了一合執來說，那一合執有沒有自性呢？一合執沒有自性。一合執沒有自性的話，從一合執那邊生出來的這麼多薩迦耶見有沒有自性呢？也沒有自性。

這段是從佛面對這些情器世界講的，主題講的就是佛對情器世間不可能懷有執著。所以科判的名字，所謂的名跟色，講的是五蘊，這個五蘊就包括所有的有為法。那所有的有為法，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情器世間”就是有為法。所以佛面對名色的時候，或面對情器世間的時候，佛完全不執著，完全自在，所以叫“名色觀破自在行住”。就是在名色上面不執著，面對名色或面對情器世間的時候，他完全不執著，觀修的特別好，破執著方面完全自在、觀修方面完全自在，所以就是觀破自在行住。

到這裏，後面的一合執有沒有自性呀、薩迦耶見有沒有自性呀，這些主要是和前面那些東西而已，主要還是情器世間沒有自性，這個是重點。

弟子問：請教仁波切，剛才是不是說，有人說如來先說的這些見，認為是薩迦耶見，他站在什麼角度認爲佛講的話是薩迦耶見？

仁波切答：佛的經典裏面一直有說薩迦耶見，一直說我見、人見、眾生見.....等等，《金剛經》裏面也提很多次“我見、人見...”等等。

弟子問：那這樣講的話，如來先說：“我見、有情見”等等這幾個“見”都是薩迦耶見，是不是？

仁波切答：是。

所以佛說這些“見”應該真的有吧？應該是真實有吧？這是正語否？意思是他這話是真是假？這些薩迦耶見是真實有還是假的？對這些個問題當然回答“不是真實”。這些問題都是從那裏連接出來的。

現在不是從佛的角度，是從菩薩的角度講。下面**“B41 佛告善現，‘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應如是見、應如是信解，如是不住法想。”**從菩薩方面主要講什麼呢？菩薩對任一個法上面不會執著。為什麼？理由就是前面講的。

如果這個科判裏面的內容分兩段的話，這個是理由，前面是所立。前面講：佛沒有執著。這裏講，菩薩沒有執著。所以等於什麼呢？講佛沒有執著，因為連菩薩都不會執著，就是這個意思。

菩薩對於任一個法上面都不執著。那菩薩對法的究竟實相是怎麼認識的？菩薩為認識這方面聞、思、修。上次解釋這裏時用知、見、信解，聞思修。這樣子他就不執著了，就不住“法想”。

這邊講的“法想”就是執著心的意思。為什麼法想能夠被滅除呢？**何以故？**前面講的不住法想，就等於滅除法想，已經滅掉了法想，不會停留法在法想裏面。為什麼法想能夠滅呢？因為它沒有自性所以可以滅的。**“何以故？善現，法想法想者，如來說為非想，是故如來說名法想法想。”**所以這個應該是“法想”比較好一點，**“如來為非想，是故如來說名法想法想”**，法想沒有自性。沒有自性，所以菩薩能夠滅。它沒有自性，只是唯名言有。也要說名言有，如果名言有都沒有

的話，那要滅的也沒有。所以也要說：**“故如來說名法想法想”**。所以沒有自性，唯名言有，這樣的緣故，才可以說有滅除法想。所以這段就是理由的樣子，可以理解吧。

弟子問：第 73 頁，上面第四行第一個字，那個“墨”字，要改成數量的“量”。

仁波切答：我相信很多有類似的一些錯字，我們以後弄成法本的時候要注意一點。

現在我們已經瞭解佛菩薩“爲行住淨”這段內容了。這段內容分三，我們剛剛講的是第二。佛菩薩“為行住淨”的時候，行住的地方就是面對這個世界的情、器世間。那時佛修不執著後變成自在、完全不執著。

我們平常講佛自在、自在，應該這麼理解，大自然的最究竟的實相是空性，佛跟空性完全是一體的，空性跟佛的想法沒有差別，完全自在。而我們的想法跟法的實相有距離，所以我們這裏也碰撞、那裏也碰撞，撞來撞去都是矛盾的。佛跟法的究竟實相完全變成一體之後，哪里都沒有矛盾，都是自在的，就是這個意思。

也可以理解為，對我們來說，誰來擋我們？執著心擋我們。如果我們已經證悟空性、空正見修得比較高一點的話，牆也擋不了我們，我們可以穿過去的。這個意思是，我們執著心的力量就像牆一樣，業也強，由執著心帶來的煩惱、業的果報一直都存在，內心裏面執著心也強，業的果報也很強，所以如牆一樣擋住我們，我們穿不過去，所以就不自在。

由於我們執著的緣故，就不自在。如果沒有執著心、完全跟空性結合的時候，就會自在，誰都擋不了我們。這裏用的自在就是這麼理解。

這裏沒有說菩薩追求佛的這種功德的時候不要執著，這裏沒有這樣子說。其他很多地方說，菩薩你不要執著。這裏主要一直描述佛沒有執著。佛面對三千大千世界沒有執著。接著講，如果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自性的話，那一合執也沒有自性，一合執沒有自性的話，薩迦耶見也沒有自性，這些就把那邊連接起來，主要還是講佛面對世界的時候就不執著這塊。後面講理由，因為菩薩沒有執著。這就是道理。

我們這裏主要觀想，佛是沒有執著的，佛是自在的，我們好好觀想這裏描述的內容和菩薩對這個果位有非常強大的希求心，這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聽了《金剛經》的這個道理之後思考，佛有這麼多功德，菩薩肯定會對此生起希求心。後面我們想自己也要生起希求自在的果位，也要和菩薩一樣生起希求心，把《金剛經》的內容看看、想一想，這樣觀修五分鐘。

弟子問：《金剛經》所講的菩薩修行的內容，可不可以依著初地到十地的次第來看，看哪個階段是到初地、二地、三地修的，這樣子可以嗎？

仁波切答：我不知道，因為這個沒有分，如果我們想瞭解初地菩薩的那些內容的話，還是要學《現觀莊嚴論》，我們昨天講的，《金剛經》不是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是子般若波羅蜜多經，所以它裏面講的不是那麼細，講的是大綱的內容，詳細的內容《金剛經》裏面沒有講。我們這裏觀修五分鐘。

復習 戊三、不染行住

己一、說法不染

行住時，主要的行住也是說法，說法的時候，行住怎麼清淨呢？怎麼不會被染汙呢？從哪里可以看到不染的內容呢？我們看一下：**“如不為他宣說開示，故名為他宣說開示。”**這句就是講說法不染的內容。 佛說法的時候，把說法本身實際上看成什麼樣呢？沒有自性！完全以沒有自性的方式來開示的。

藏文裏面沒有“故名”，藏文是**“如不為他宣說開示、爲他宣說開示”**。

這裏問：**“云何為他宣說開示？”**他怎麼樣宣說開示呢？是在不執著的當下開示。怎麼解釋不執著的當下開示呢？實際上，“他宣說開示”完全不存在的，施設義也找不到。他宣說開示的時候，“宣說開示”本身如何存在，他就按照這樣子開示，佛的心跟實際他宣說開示的究竟實相是一樣的，都是空性。

他宣說開示的這個實相施設義找不到，這個實相跟佛的內心裏面宣說開示的心是一模一樣的。所以**“如不為他宣說開示”**的意思就是，如他宣說開示施設義找不到，他跟這個一模一樣來宣說開示。

藏文這裏漏了一個字，“宣說開示云何沒有自性？佛就跟這樣一模一樣開示的”雖然佛有宣說開示，但他宣說開示不會變成有自性，故，他存在宣說開示。

藏文漏了一個字，這裏應有個否定字。宣說開示的宣是什麼意思？弟子回答“正式地”。意思是“正式地說”。我們說的話，都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們說的時候執著，所以不真實。現在這裏講，**云何為他宣說開示**，怎麼叫正式的開示、規規矩矩的開示呢？沒有違背法的實相、真實的開示：“**如不為他宣說開示，他宣說開示**”。

藏文這裏多一個字，比如說，“如他宣說開示”實相是什麼？“不為他宣說開示”的意思是，“他沒有”的意思。所以“如他宣說開示沒有自性”，跟這個一模一樣，他宣說開示的時候，佛沒有對他宣說開示，沒有對這個事情執著。

這樣可以理解嗎？“正式地開示”的意思，他沒有違背規矩。什麼是違背規矩呢？執著就是違背規矩。實際上開示本身是沒有自性的，如果我們把他當有自性的開示、有自性的想法的話，就變成實際的狀況和我的想法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有這樣子想法開示是違背法的規矩了。

所以怎麼樣才算沒有違背規矩呢？遵守規矩呢？就是不執著。不執著才是遵守規矩。

所以你們懂藏文，這個怎麼翻呢？宗可師你怎麼翻呢？剛講的意思你們懂了吧？

現在講的重點是說法不染，說法不染意思是，說法的時候沒有執著。我們從後面的四句可以看得到這個道理。我們明天早上修。開始做餘供

問答：

弟子問：仁波切可以問個問題嗎？請問，空行佛母跟三十五佛懺，他功德殊勝的差別。

仁波切答：一個是密乘，三十五佛懺是顯教。如果觀想很強的話，肯定空行佛母也蠻強的。如果不會觀想，比如說空性這些道理不怎麼會想的話，那就不如唸佛號。密乘最基本的是空性。如果不怎麼會想空性，不了解空性，不如唸唸佛號，唸佛號比較好。

弟子問：觀修營結束後，在每天原有固定的常態功課上，怎麼增加《金剛經儀軌》的功課？

仁波切答：我們這個是閉關，不是什麼灌頂，你們做完功課了，想做也可以做，不想做就不做，沒有一定要做的功課，看個人，你們覺得有幫助就做，你們覺得一般，就偶爾做偶爾不做也可以。

希望我們對《金剛經》有點瞭解之後能常常念、更熟悉的思惟理解一點。現在雖然有點理解，更熟悉一些，腦子裏整理整理學習的內容，回去應該要學習，不然你們學了一些，回去完全忘掉，那很可惜。所以你們整理看看，知道怎麼思惟，整理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問題，不了解的話，可以問我，有什麼問題可以丟在四諦、阿底峽的網站裏，我會回答。

這些事情你們自己應該要做的，但這不算功課，你們想做的時候就做，做的話，對自己會很有幫助。不但如此，漢地《金剛經》非常普及，我希望大家對《金剛經》的解讀比較正確一點，希望在這個方面有幫助。我們應多多舉辦類似《金剛經》的閉關，一次兩次三次，或者到不同的地方用舉辦類似五六天的觀修，到處舉辦一下類似的觀修。慢慢會讓很多人瞭解。

人們平常習慣讀《金剛經》，當知道了另外一種讀法也會有興趣的，這樣慢慢的讓大家瞭解。我是這麼想的、做的。你們也是一樣，你們自己現在懂了之後，你們可以分享給周圍的法友，幾個人在一起讀一讀《金剛經》。比如你們碰上沒有參加閉關的法友，告訴他們、和他們一起讀讀《金剛經》，分享一下自己學習的內容，這樣你們自己成長，也會對旁邊的人有幫助，自己功德也無量。這個就是“種性不斷”的做法，佛陀說的這個“種性不斷”，想一想“種性不斷”的意思，就是我們大家的力量，把每一個人自己懂的一點，分享給大家，大家的力量會令漢地的法友對《金剛經》有比較正確的認識，這是很好的事情，這也是我的希望，我們大家努力。

弟子問：請問仁波切，淨土是在外界的某一方，還是指在心上有淨土才為淨土？

仁波切答：這個當然是。世界是不可思議的，無量無邊的。外面有好的、壞的各種地方、包括淨土、包括我們無法想像的那些地獄，肯定什麼都有的，這是肯定

的。當然從另外一方面，對心的世界來說，無色界是心的世界，無色界那種心的世界，有沒有淨土，也是有可能的，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但是目前我沒有看過經典裏面有這麼說，說內心裏面有一個淨土的世界，我沒有看過。如果問，現在密乘裏面講的所有的壇城，是不是內心的淨土這樣子，那好像密乘裏面這麼多的本尊，他的壇城都是空正見體性當中出來的，所以是不是心的境界出來的，就是，就是內心境界的東西。所以這些有沒有這樣一個心的那種世界來，像壇城一樣，這個有。

所以剛剛的問題，兩種都有。外面有沒有一個世界，有；從密乘來解讀的內心的世界，也是有。顯教裏面沒有看過內心世界的淨土，但是如果顯教裏面用邏輯推理的話，也可以有的。比如說，無色界不是乾淨的，輪迴裏面也有心的世界，無色界是一個心的世界，但沒有一個屬於它的地方，他是一個內心的世界。所以像這樣子，也可以有淨土的，如果用邏輯推理的話，應該可以有，但是目前沒有在經典裏面看過。

弟子問：自己控制自己再轉世的補特伽羅，是否是見道以上的聖者？如果是，尊者說自己在資糧道，是否是示現？

仁波切答：這個怎麼說，不可以說資糧道、加行道這些的階段的修行者連方向都搞不清楚、方向都沒有辦法掌握。資糧道加行道的修行者應該有方向，但是對什麼時候死，在哪里出生，這些沒有那麼自在，大概的方向是有的。比如說他要投生到什麼地方，如果他有一個大願的話，肯定會按照他內心發願的力量去的。

所以資糧道、加行道階段肯定是可以掌握的。尊者也沒有說他哪一天死，也沒有說出生的時間和父母的名字，如果能掌握這麼清楚的話，就是見道以上的事情。

如果知道大概的方向，那資糧道、加行道的修行人都可以知道有這個方向，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對於尊者來說的話，可以從兩個角度看，當然我們對尊者從修依師的角度來說，他是佛，不用問他是什麼，他肯定是佛。如果從個人的立場來看，就不可以從普及的角度說他是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從大眾的角度來看，兩種說法都有。他有說他應該會投生哪里，或者他應該什麼時候死，有大的方向。這個大的方向，就如他跟大眾面前說的一樣，他應該已經在資糧道上，兩個都合理，可以掌握資糧道加行道階段大的方向，這不矛盾。

弟子問：問杯子跟杯子上空性的關係。可以這麼想嗎？他總相空，但是不取捨緣起有，內外因緣個別生果。

仁波切答：杯子上的空性跟杯子，他們兩個各別生果？什麼跟什麼個別的生果？好像兩個有家庭的樣子？個別的生果？哪個同學寫的？

弟子問：學攝類學的時候，動不動就講說，杯子跟杯子的空性，他這樣子有沒有什麼連接？

仁波切答：是這樣子，先對杯子來說，是一個具體的東西，對杯子的空性來說，有一個道理看它是怎麼存在的，它不像杯子一樣是可以具體看得到的東西。它如何成立，就是一個道理。這個道理也算是觀察的時候才看得到，沒有觀察的時候看不到這個道理。對杯子來說，不用什麼觀察也可以看到它在那裏。所以他們兩個關係是這樣，一個是理智觀察的時候有一個道理：杯子是怎麼成立的？它完全沒有自性，就看到這個；一個是，沒有觀察的時候，杯子在那裏，杯子是存在的。為什麼杯子存在，如果再問下去的時候，也會和前面的道理連在一起。所以它們兩個連接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不可以說它們兩個的關係是兩個東西。它是一個法上面的東西，都是杯子。不觀察，就有一個杯子存在。觀察的時候，找不到。這兩個都是杯子，不觀察的時候杯子存在，是杯子；觀察的時候找不到，也是杯子。每一個法上面都有二諦，所以不是兩個法，是一個法，每一個法、各各法上面，都有兩個東西。但是這兩個東西，不要把它當兩個法，不可以說兩個法。我們講每一個法上面都有二諦，我們想一想二諦本身不是兩個法，因為“每一個法上面有二諦”從這裏可以理解，二諦是一個法的東西。所以杯子跟杯子上的空性還是屬於杯子的東西，它們兩個是什麼關係？有時候會感覺到，有兩個東西的樣子，不對，不可以這麼想。就像《心經》裏面講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完全是色法自己的東西，空性沒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弟子問：當眼識看到杯子時，此時在意識當中是否同時現起杯子的施設法、施設機、施設義？

仁波切答：這裏是這樣，要注意講施設法、施設義的時候，按我們書本的意思，誰施設，有時候是分別心來施設，但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有時候是分別心施設，有時候指名言量的意思。比如說，眼根識，他是無分別心，他看到杯子的時候，肯定看到什麼地方什麼東西是杯子，他眼睛裏面看到杯子時是施設機；是杯子，這是施設法。但他還是無分別心的狀態。

所以有的無分別心、名言量也是施設的意思，施設是沒有觀察，對法的表面反應“是、不是”的意思。所以，分別心也有“是、不是”、無分別心也有“是、不是”，都是表面上的。所以有時候說施設機、施設法，誰施設這些？分別心和無分別心都可以涵蓋。

弟子問：阿羅漢的近取因是空正見嗎？如果說佛的近取因是菩提心，會有什麼過失？畢竟成佛時福慧二資糧缺一不可。

仁波切答：他這裏這麼問的：阿羅漢的近取因是空正見，佛陀的近取因是菩提心是不是？有時候他們的近取因是有點奇怪的關係，不可以直接這麼說，比如說大悲心是菩提心的近取因。我們先要瞭解佛，就要先認識佛的法身。成佛成佛主要先認出法身，法身的近取因是什麼？不是菩提心，所以不可以說佛的近取因是菩提心，這是不對的。如果從佛的色身來說，可以說近取因是菩提心，這個可以講；從佛的法身來說，他的近取因我們不可以說菩提心，他是空正見，而且是無邊正理的空正見。

羅漢果的近取因，也是空正見，但是不是無邊正理的空正見，有這麼一個差別。那我們今天到這裏。